



## 呂育陶詩選 (2000-2007)

### 【導 讀】

呂育陶 (1969-)，出生於檳城州喬治市，美國康貝爾大學電腦科系畢業，現為投資銀行資訊部經理。作品曾獲：中國時報新詩第三名、星洲日報新詩首獎。著有詩集《在我萬能的想像王國》(1999)、《黃襪子，自辯書。》(2008)。

呂育陶在都市詩創作上，歷經十餘年的探索與實驗，終成大器，成功擺脫台灣都市詩的巨大陰影，建立起自己的都市詩風格。在馬華詩壇，可謂無出其右者。其次，呂育陶在政治詩的創作上，也有很突出的成果。馬華政治詩在傳承得《趕在風雨之前》達到第一個高峰，其後就急速走下坡，淪為政治口號詩。呂育陶在政治詩的創作策略上，把「可燃性」很高的政治議題皆視為純粹的創作素材，大幅削減了政治詩一貫的激情，以戲謔或諷諭的筆法，將之融入歷史敘事的大脈絡當中，取得一個制高點。其次，他比其餘馬華政治詩創作者更重視詩歌語言和表現手法，惟有如此，才能夠將政治議題昇華到一個詩歌藝術的高度，不但拓展了馬華政治詩的書寫面向，也創造了另一個高峰。

在《黃襪子，自辯書。》可以清楚看到呂育陶在都市生存境態的刻劃，以及政治現實的批判等兩大方向，皆取得十分出色的成果，本輯八首詩全選自這部詩集。

陳大為〈風格的煉成——評呂育陶詩集《黃襪子，自辯書。》〉

對此書有很高的評價。其中最突出的是榮獲第二十三屆中國時報新詩獎的代表作〈只是穿了一雙黃襪子〉(2000)。此詩非常嘹亮地展現了呂育陶在政治詩方面的天份——敘事的力道，或許它還不能被稱為「道德批判力量」，因為這股聲音和力道的來源，有很大的比例是來自書寫的策路 and 選材的習慣，不全然來自靈魂深處的悲憫之心。在馬華有關國族政治或社會批判主題的詩作當中，從未讀過撼動心靈的佳構，能夠讓讀者產生悲慟或憤慨的政治詩，更是千載難逢。雖未臻顛峰，但此詩有著十分罕見的衝擊力道，令人過目難忘。

詩人透過大學生的身份視角，逐步揭開多元種族和諧共處的偽裝，所有的事物都以膚色來決定，這些大家都知道。究竟呂育陶要告訴我們什麼？此詩前兩節的情境鋪陳顯得有點冗長，花了很大的篇幅才進入思想的核心，進入詩人營造出來的那股濃烈如酒的敘事氛圍，語言中充滿拳擊的節奏，和力道。虎虎的語言，迅速籠罩著讀者的眼睛和呼吸，一種緊張的閱讀狀態鋪天蓋地而來。到了第三節，所有的讀者便能清楚聽見一種音色堅硬、混濁的控訴：「僵硬老舊的大學校舍充滿稜角／只是穿了一雙黃襪子／獎學金悄然掉落另一個不同膚色的杯子裡／海報中文字體不可過於肥大／以免傷害國家主義教徒狹窄的瞳孔／我們小心拐過歷史的雷區思想的兵營上課寫報告」。暫且不管這段註解意圖相當明確的詩句，是否成為異國讀者的詮釋關鍵，呂育陶在此很巧妙地設計出一個詭異的意象天秤：此端是龐大且繁複的種族問題，彼端只有這句「只是穿了一雙黃襪子」，呈現出一種體積懸殊的平衡。每個穿黃襪子的傢伙都沒犯什麼大錯，先天的色差使之失去一切應有的公平和權益，它是那麼委屈和不平的面對自己的族群命運，以及背後的政治因素。它在提醒我們：真正的禍首，

是我們不敢追問或刻意刻忘記的陳年舊案——「五一三」。

政治的命題在此詩的五個小節，進行了單方面的辯證，那是一個華語詩人的詰問，問急了，偶爾會稍稍失控，接著便讀到對選舉的批評，以及更多的險惡的政治，彷彿千軍萬馬。在這團顯得有些混亂的意象叢中，要不是有那麼「一雙黃襪子」在灰濛濛的鏡頭裡出沒，此詩可能沒法子把讀者閃神的思緒，重新帶回原來的位。主意象的詩學效應，在此便充分發揮出來了，像黑洞在吸納著散佈全詩的訊息。圍繞著這「一雙黃襪子」，讀者得以重新組織腦海裡的呂氏意象大軍，觀測變化的方位，推敲其中的玄機。嚴格說來，呂育陶下手確實過重，此詩應該再精簡一些，句子的輕重進一步再調整，會呈現更壯麗的輪廓。

另一首非常值得重視的是榮獲第七屆星洲日報新詩首獎的〈一個馬來西亞青年讀李光耀回憶錄——在廣州〉(2003)，在歷屆得獎詩作當中，此詩無疑是最突出的一首。這個篇名巧妙地拉開一幅遼闊的思考面積：〔一位馬來西亞青年（詩人）——在廣州（南洋時期的移民「輸出地」）——讀李光耀回憶錄（歷史的見證者）〕；並且在空間的敘述架構裡，設計了另一個歷史時間的省思路徑，形成呂、李視野的重疊效應。開篇的首句——「而我錯過了那個可以選擇人或植物的年代」——即產生敘述視角上的詮釋縫隙，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不斷猶豫，不斷調整。這個充滿創意的構想，不容易駕馭，最能夠考驗一個詩人的能耐。全詩的開篇是一行頗長的詩句，其敘事力道的拿捏有舉重若輕的傑出表現。敘事主體「錯過」一個風起雲湧大時代的心情，相信每個活在太平盛世故無所作為的詩人，都有深切的體悟。我們只能回顧它，不能為錯失的年代做出什麼樣的決定，或決定自己在舊時代裡的角色。陳年的歷史舊事，透過《李光耀回憶錄》的閱讀，重

獲生命，詩人在廣州替讀者重溫了一遍南洋移民史。

抽象與具象的事物在詩中交錯，比例適當的沉重與輕巧，詩人在敘事的轉角處現身，他胃囊裡的粵式野味不但（戲謔地）突出了在廣州的地理感，更強烈對照出當年馬來半島的華人社會（尤其工蟻般的文盲勞工），為南洋大學的建校所出的血汗。全詩簡單而準確的語詞和意象，不但輕鬆完成了詩人交付的任務，也很精彩地表現出呂育陶舉重若輕的敘事能力。雖然那所「方塊字大學」的意義和命運，無法在文本中充分闡述，它的下場被很殘酷地記述下來：「乾枯成島嶼上一個瘡疤」。不過，詩人沒有進一步處理李光耀在這事件扮演的角色和評價，有點可惜。不能只因為那是個「不忍深究的年代」，就一筆略過，畢竟這是李光耀的回憶錄。

由於是參賽之作，一方面受到行數的限制，另一方面則必須兼顧到今昔交錯的時空結構，故此詩的敘事策略是以「現代人的讀史感受」來驅動全詩，讀讀停停，停停想想，不斷跳躍和銜接。在二十一世紀初的廣州，詩人感受到四面八方而來的經濟力量，衝擊、瓦解、重構著一個全新的世界，當「我閉上雙眼，一顆急速旋轉的地球／逼近眼前，國界模糊不清／我聽見大批轟隆的機群與船隊繞過半島／向東北挺進」，在同一條偉大的航道上，當年從廣州大舉南下移民和經商的船隊，走的卻是相反的方向。地球急速旋轉，沒有人能夠預料到這巨大的逆轉。這個構想同時拉出一個今昔對照的、相當具有思辨性的時空場景，令人印象深刻。這首題材龐大且沉重的詩篇，在呂育陶筆下有非常靈巧、精闢的演出，理性思維和感性的語調，得到良好的平衡，如其收尾處的一句：「黃昏般慢慢轉藍」，不急不躁，反正一切早已錯過。這是一首重量級的好詩，非高手莫能為之。

也許有人質疑：歷史有什麼好寫的，不就是那麼一回事，除了回顧，什麼也做不了。歷史是證明一個國家或族群曾經存在的依據，無論是光輝或慘烈的大事，都是重要的思想行為之遺產。它在書卷裡高分貝地說話，可惜大音希聲，唯有真心聆聽的智者，才得以窺見真理，或真相。很多時候，真相是不容許披露的，更別說要深入探索或議論。

一九六九年的「五一三事件」是馬來西亞歷史上的「頭號雷池」，也是創作的重要資源。呂育陶再次處理它，用不同的角度和手法。當我們逼近雷池，放眼望去全是：「噤聲」。十個「噤聲」，形同十面埋伏。不見刀光劍影，沒有殺氣的「噤聲」，貼切地勾勒出無所不在的言論禁錮，以及「噤若寒蟬」的社會氛圍。但這首〈我的五一三〉（2006）並不打算（也實在無法）告訴我們真相，因為它「一一被法令埋葬」，「舅父的骨灰和許多被暗夜收割的頭顱／在中學歷史課本／簡化成輕輕帶過的一行文字」；它也不準備植入大量的意象和冗長的詩句，以製造如同〈只是穿了一雙黃襪子〉的批判力道（和閱讀壓力）。這是一支輕騎兵，化繁為簡，以鏗鏘嘹亮的短句，直取五一三議題的核心。

同樣是站在華族大學生立場的詰問，呂育陶這次下筆就比六年前更從容，他鎖定以族種比例為原則的大專入學「固打制度」，道盡華族青年的內心怨懟：「不斷地跨越，跨越／標杆後面／更高更闊的天空／但我們不能質疑／不准提問／為何有人／可以私下繞過標杆／悄悄／被保送到我們嚮往的天空」。呂育陶終於領悟到：在有限的篇幅裡不能填入過多的訊息，尤其面對歷史的細節與真相，恐怕不是一首短短數十行的詩作，可以完整地交代清楚的。其實也沒那個必要。詩不是陳述歷史的工具，它是詩人對歷史的發聲。五一三事件的後遺症，光是「固打制度」對華社

精英的培育而言，就是最深遠的傷害。雖然「標杆」不及「一雙黃襪子」來得突出，但此詩的整體表現，依舊十分亮眼。

最後要談的是都市詩。呂育陶在都市詩方面的創作成果獨步馬華，這是公認的事實，但在早期的詩作裡常有別人的東西，不夠純粹，直到〈浮生〉（2007）的出現。〈浮生〉是一首非常富有「個性」和「生命感」的都市詩，讀其詩如讀其人，比起林耀德寫過的數百首都市詩，更勝一籌（甚至遠遠超越了林氏）。亞洲華文都市詩經過數十年不具反省能力的發展，嚴重模式化的創作現象，早已令人厭煩至極。尤其在描寫那些去背景、去身世後的孤獨情境，永遠離不開那幾招老掉牙的技倆——每個敘述者很刻意的把自己毫無理由地孤立起來，不明就裡的困在入夜的高樓斗室；「我」是扁平的，鄰居、同事、友人全是扁平的，親人通常是「從缺」，都市呢，連都市也失去真實的血肉和位址。乍讀之下，好像有那麼回事，若透過我們的都市經驗去檢測，往往站不住腳。都市詩創作者企圖創造出「放諸天下皆準」的寫作迷思，反而導致「放諸天下皆不準」的結果。

〈浮生〉一詩，完全擺脫這種沒有意義的寫作模式。從文本中可以看到一個清晰的身影，在北方唯一的島城（檳城），他的思緒建立在一個具體的身世／生平之上，換言之，文本中的敘事者感覺上是活的，真實的。當他告訴我們：「終於我確實有了不回島城的理由／堅固，厚實如牆磚的理由」，還以為又是那種空洞虛無，強作愁容的陳腔，細讀之下卻有了不一樣的感受。他先後提到：「已注定週日早晨／不再有兩個悠閒的輪胎／虛線般經過林蔭的葛尼道」，「關於島城的房間／定格著一幅水彩／和童年玩伴放風箏的隴山堂邱公司」，不但詩裡行間的情緒十分逼真，連都市的畫面也有高解析度的質感。最厲害的是，詩中居然出現

一位婦人的事跡，就在這三段，呂育陶的敘述比其他時候都富有情感，語調中流露著幽幽的哀傷：「在內心城府幽深的王國／停著一輛車籃裝滿蔬菜鮮肉／菜市回來的斑駁腳車／她幫 13 歲的侄兒洗濯／汗臭的校服／她召一輛三輪車／接割盲腸的 19 歲侄兒出院／／而去年死神突然拔除／她微弱如腕錶的呼吸／／當我合十，插上最後一柱香／我確實知道這島／隨著最後的家園飄散／在裊裊遺煙中／已沉落成旅遊地圖一個景點／右腹那道割盲腸的疤痕竟隱隱作痛」。看似輕描淡寫，裡頭卻暗潮洶湧，哀而不傷，悲而不慟，潦潦數筆，竟令人感到巨大的衝擊。它很真摯而且飽滿地暗示了「我」跟「她」的姑侄親情，尤其那道盲腸的疤痕，真是神來之筆，一方面把隨時溢筆而出的感情，牢牢地縫合在疤痕裡面；另一方面，「我」即從旁白角色，巧妙的「歸位」到事件中的「侄兒」。至於「她」，則是唯一將「我」跟「島城」聯繫起來的親人（以及所有相關的生命記憶），一旦「她」被「死神突然拔除」，人與城便徹底斷裂了，島城立時轉換成沒有太多牽掛和關係的景點。這主客體的關係變化，刻劃得很深，且合理。

綿綿的敘述到了結尾處，呂育陶並沒有鬆懈下來，語言的詩意依舊在很高的水平運轉，他如此描述：「徽的孢子／在天地間擴散開來／有些降落在蒲種／雙威鎮，有的附在賀年卡上／郵寄到年復一年祝福會發亮的遠方／／浮生若寄／我也有了不流動的理由」。「蒲種」和「雙威」都是他難以忘懷的地方，用來結尾，讓此詩內部流動不止的複雜感情，有了在現實世界落錨的據點。

全詩在語言音色和節奏的掌握上，完美且動人。促使它達到如此精湛境界的力量，來自那個「年復一年祝福會發亮的遠方」。這首令人動容的一流好詩，詩歌語言裡只有呂育陶式的感情和技

藝，非常純粹。比起多首得獎大作，更勝一籌。此詩把傳統都市詩最貧乏最灰暗的部位，明亮地充實起來。



## 波 (2000)

集存許多急促的耳語、咳嗽  
業務的陰影  
電梯在大廈的血管裡浮動  
偶爾吐出一口咒罵上司的痰

互不相識的人碰撞  
掉下損壞的心靈零件

對面街另一架電梯時常  
裝滿一口袋的漢堡包或避孕套  
飛升至 大腦神經中樞  
滿足這城市每天  
簡單的  
生理需求

向東，被福馬林刺青的電梯  
扯上沉重、繁雜的生之器皿  
卻卸下輕盈  
如塑膠手套的死亡

我急速倒退十里  
無數座電梯在大廈體內

隨著血壓

上升，下降

我以眼睛畫著虛線就串聯成

波

工業生產的波

慾望的波

舞蹈的波

股市的波

城市就波動起來了

## 只是穿了一雙黃襪子 (2000)

### 交代什麼歷史？

我還藏在羊水動盪的子宮裡  
情緒高昂的馬來鼓催促母親的心跳  
匆匆縮進噤聲的膠林躲避一把  
劈開官員過量粉飾好天氣的巴冷刀  
那一年人類登陸月球胡士托搖滾不息三天夜  
軍槍埋葬國會顏色相異的旗幟  
所有不公與歧視都凍結成死者墳地凸起的土丘

### 夢境酷熱的青春：

我也交過筆友，玩滑輪，打電玩  
在開心鬼和殭屍遊鼠的影院純感官地大笑  
愛著兩個女生同時被兩個女生所愛  
不景氣的櫥窗把父親擺設成廢礦湖旁一柄釣竿  
合作社倒閉，野草與蚊蚋接管了  
街口未完工的大廈  
午餐的椰醬飯和指天椒被胃囊推轉進入血液化成母語  
我心不在焉上著國文補習課  
無意識撫著臉上急速成長心事飽滿的青春痘……

### 演什麼戲給地球村看？

僵硬老舊的大學校舍充滿稜角  
只是穿了一雙黃襪子  
獎學金悄然掉落另一個不同膚色的杯子裡  
海報中文字體不可過於肥大  
以免傷害國家主義教徒狹窄的瞳孔  
我們小心拐過歷史的雷區思想的兵營上課寫報告  
在父權的手修剪得平坦靜寂的校園  
大夥繼續喝拉茶吃馬來糕  
麻木展示依附在味蕾表層的多元種族文化  
漸漸忘卻在多元文化的叢林我們註定  
必須耗費更多力氣撥開藤蔓與枝幹  
爭取單元族群的一口食水

### 逼視歷史課本：

國民同色的血液總安排在 5 月 13 日流出體外  
場地換在海對岸赤道上真理被騎劫的島嶼  
陽具上膛的暴民踢開法律的鐵柵  
把無政府主義的精液播種在  
一個不允許野狗般使用自己母語的少女子宮裡  
僅僅，是為了她母親穿過一雙黃襪子？  
一陣多元文化叢林深處吹來的冷風  
把我推回這土地流血的那一年，那一天……  
而這城市的天空照例在回教堂觀音廟間播放  
當年械鬥的巨響此刻鄰人的哀號  
掩飾風暴吹倒管理不當的建築與盆栽

恐嚇國民集體奉獻大河氾濫的選票

### 如何玩弄和平？

每天我們被放映同樣風景的輕快鐵  
準時送往草木訓令必須茂盛的城市上班  
然後回家，讓生命卸妝，進入各自荒涼的夢境裡  
信箱偶爾有一兩封忘記刪除的病毒警告或書籍促銷電郵  
城外氣流急速變換，從衛星電視我看見  
遠方天空拋灑大量諾言的巧克力  
背景音樂的雲層卻不停跌落機槍的吡喝聲，臼炮咆哮聲  
彷彿青天白日底下就只有蟲或蟻的選擇  
否則烏雲將戰機般降落城市峰頂……  
我閉上電視，夜的寒冷迅速靠攏  
窗外凝結的夜色隱然各有一枚巧克力與子彈  
自不同方位的叢林射來，同時精確地命中  
我左胸那顆去年大選被同樣劇情撕裂的心

## 一個馬來西亞青年讀李光耀回憶錄

——在廣州（2003）

而我錯過了那個可以選擇人或植物的年代  
昨日之風從打開的頁面吹起  
猶如犁開市中心精緻的花園廣場  
翻出深埋在歲月下層  
打破的誓言、撕裂的國旗、結疤的刃首  
「你的威脅稍勝於神……」  
我看見一名充滿芒刺的將領  
被逐出草木不准自由生長；野獸不允公平覓食的土地  
到眾人皆認為黃昏自藍轉紫  
再由紫轉如醬的黑暗的地方

那時我諳母語或不諳母語的族人  
在各自多汗的夢境裡  
蒲公英般飄墜  
一面巨大的紅旗自東方緩緩升起  
更多人選擇盆栽

將領騎著島嶼在歧視的眼角下  
長出廣大的翅膀，盛大地飛翔……

自粵菜館出來我胃囊消磨著果子狸和黃鱔

冬日冰涼的陽臺我繼續翻閱  
高溫的年代  
我看見整個半島的工蟻放下不識字的自己  
相約把一天的糧食扛往南方  
用如磚的意志構築  
南洋海島上唯一的方塊字大學

時日茫茫，在說英語的海風吹颳下  
方塊字退縮不停退縮成方言  
大學，終被破牆而來用英語思考的一支鋼筆沒收  
乾枯成島嶼上一個瘡疤

我閣上不忍深究的年代  
望著這急速膨脹的都市  
這世代，普通話和粵語不見得攔截  
帝國般席捲過來的美元歐元日元韓元廠房  
我深吸一口氣，讓帝國無邊疆的空氣  
竄入我長期被壓抑的肺囊  
在半島，我的上司、教授、鄰人、情敵  
仍困在一個防守森嚴的牧場  
主人刻意回避狗看門、馬拉車  
經濟學簡單的道理  
「內在的威脅，遠勝於尊嚴……」  
風暴後的牧場繼續收留  
大片長不出好風景的土壤  
更多欄柵設立保護

「這是神賜我們的土地  
雖然我們，從不知曉如何使用鋤頭」

我閉上雙眼，一顆急速旋轉的地球  
逼近眼前，國界模糊不清  
我聽見大批轟隆的機群與船隊繞過半島  
向東北挺進  
一滴淚，掉落寧靜的牧場  
黃昏般慢慢轉藍



## 如果你來 (2003)

——那無繫之舟

已然，停靠在水湄一方

我說：如果你來  
我將為你展揭  
這大地豐饒的意象和主題  
以及匿藏我叢林深處  
不為人知的秘密花園

是的，在我發展中的花園  
種植著成排  
許諾必須厚愛的相思樹  
躲在一朵雲的影子下  
我們幻想，多年以後  
這裡將充滿小孩打滾的笑聲  
（而熱帶季候風  
偷走他們青草味的髮香  
塗抹在我們鼻頭上）

呵，如果你來  
我帶你潛入夢中的果園  
那些汗流浹背的下午

事物，在體溫中醞釀成熟  
一滴蘋果汁滴落  
在我們含笑入睡的夢境中

然後我們把腳尖  
伸向更寬闊的天地  
巨石，因為聆聽了我們的盟誓  
而越顯沉重  
大海，因為我們澎湃的愛情  
掀起更高的浪花

當我們笑得有點疲倦了——

如果你來  
我許諾，必有一鍋熱飯  
半壺清茶  
在紫色的晚風中等我們回家

## 流動的地圖 (2004)

那時風已然靜止  
雲層凝固成巨石，懸浮半空  
雨飽蓄在眼底  
正待傾盆  
送走你，送走  
晚餐桌上的東炎湯，餐前的芒果酸  
上班前抽空思維的長吻……  
每夜，我學會抓著  
孕育過我們許多翅膀鼓動的夢境  
的被單，入眠  
一如小孩抓著媽媽的衣角

窗外陽光慘澹  
過多不同籍貫，衣色，語言，肥沃的貨幣湧入  
這一度脫離自由世界車燈的大地  
架起無數人工的光柱  
扭曲了地表金融的生態平衡  
當全世界的攝影機紛紛  
釘在一面高升的五星旗  
對岸水土流失的海島正悄悄  
扯斷底下歷史的根鬚  
還原成漸行漸遠的航空母艦

政治的大海上，不想靠岸的船隻只好  
選擇遠航  
權力的按鈕面前，冰冷的飛彈卻不能選擇  
不爆炸

時常，我看見演習中的戰機烏雲般出沒  
密密佈置一場人造雨  
戰爭要開始了嗎？

我手持機票護照站在辦公室頂樓極目遠望  
紛亂的氣候拍擊視覺的岸，震盪心事的湖  
你的思念卻從湄南河畔，從一隻泰文手機  
迢迢趕路穿越萬千雲層的背脊  
羽毛般降落我手上  
彩屏上泰王同化後的空氣平和安詳  
你和孩子，用這土地攜帶出去  
隨當年無從選擇的國民黨祖父逃亡自雲南到泰北  
轉折消失於曼谷巷弄的音節  
說：生日快樂

雲此刻在天空變幻凝固成一幅亞洲地圖  
無從選擇的大雨紛紛落下成為小溪大河命運般逃往世界的出海口

## 後巷，2057 (2005)

我依然坐在向南的窗前讀報  
離地 83 層的房間  
窗外  
盡是殖民著孩子的遙控飛碟  
底下有偷吃罐頭腐肉的鴉群  
更底下是童年  
伴我情緒畫著無盡弧線的麻雀  
——幾乎不見

許久，不曾降落地面  
這規劃完善的組屋叢林  
業已摒除後巷髒亂的草圖  
代以人工的小幅花園、噴泉  
水流淙淙的假山、瀑布  
機械狗

我起身步入書房  
自牆壁的電子螢幕回召  
城市基因改造工程前夕的後巷  
跨過許多電腦殘骸、手機軀殼  
鴉塗著青春原爆的壁畫  
我到達墓園般的後巷

一棵青嫩的木瓜樹佇立在  
陰影之外

我揮手將木瓜催熟  
將季節轉換成收成的金黃  
野鳥紛紛前來啄食多汁的果實

突然有影音來電自報館：  
「還在潤飾著……，越發  
感覺書寫的虛無。」

回頭暴長的木瓜樹已經  
長頸恐龍般頹倒  
異星機械獸前來剷除零散的時代棄物  
開始建造星系航空轉換站

遊戲結束。

窗外開始降雨，平衡市溫的  
人造雨  
我知道，只有兩公克重的雨滴  
會真實地穿越層層人工的煙霧  
到達地面  
穿透人工的腐葉、沙石、樹根  
進入更深更堅固的內裡——  
潤濕任務完成

時代理藏の後巷

## 我的五一三 (2006)

回憶那天我沒看見一滴血  
在母親的子宮裡我的睡夢  
只是被跳動得  
比逃難的步伐快的心臟敲碎  
回憶擱淺在此  
我分不清那是戰鼓或是心跳

絕望冷卻的屍體以及  
活人提問的嘴唇  
一一被法令埋葬

噤聲的童年噤聲的公路  
噤聲的軍營噤聲的咖啡廳  
噤聲的電話亭噤聲的圖書館  
噤聲的羽球場噤聲的日記  
噤聲的精神病院  
噤聲的母親

我們被教唆在世界的跳高場上  
不僅僅跨越  
一根標杆  
而是



不斷地跨越，跨越  
標杆後面  
更高更闊的天空  
但我們不能質疑  
不准提問  
為何有人  
可以私下繞過標桿  
悄悄  
被保送到我們嚮往的天空

標杆繼續一貫沉默

舅父的骨灰和許多被暗夜收割的頭顱  
在中學歷史課本  
簡化成輕輕帶過的一行文字

豐收或者不豐收的日子  
我們避過「菁英」  
如此偏激煽情無知  
等同種族叫陣血拼的字眼  
酷愛白色的我  
因此釋放一千隻和平鴿  
但它們畢竟饑餓過久  
而且教育水準低落  
為爭食米粒廝殺  
滴下鮮紅的血液

大選海報掛起時  
總有聲音幽靈般從海報背面透出  
「投我……，否則時鐘  
將回撥五月十三日  
那年」

城市承受太多歷史的負擔  
淤積的心事  
無法停下  
定格一塊五一三紀念公園  
讓陽光  
盛大的陽光灑在視野寬闊的草地

我把午餐盒壓扁  
塞進垃圾桶  
起身，走回辦公室  
今天  
只是一個沒下雨的陰天

## 浮生 (2007)

終於我確實有了不回島城的理由  
堅固，厚實如牆磚的理由  
在每年，所有城中覓食的候鳥集體失蹤  
紛紛返回出生地那天  
我獨自在陽臺  
曝曬整年的記憶  
開動全屋的家電  
讓隆隆運轉的馬達  
閃爍的液晶電視  
知會我生命磨損的速度  
鄰屋異族小孩  
用一串劈里啪啦的鞭炮  
占領空無一人的巷子

無須回去島城。  
那年僅有的電單車隨自己  
登上一部南下的火車  
已註定週日早晨  
不再有兩個悠閒的輪胎  
虛線般經過林蔭的葛尼道

在內心城府幽深的王國

停著一輛車籃裝滿蔬菜鮮肉  
菜市回來的斑駁腳車

她幫 13 歲的侄兒洗濯  
汗臭的校服  
她召一輛三輪車  
接割盲腸的 19 歲侄兒出院

而去年死神突然拔除  
她微弱如腕錶的呼吸

當我合十，插上最後一柱香  
我確實知道這島  
隨著最後的家園飄散  
在裊裊遺煙中  
已沉落成旅遊地圖一個景點  
右腹那道割盲腸的疤痕竟隱隱作痛

轉折被推入人生的中游  
周遭總有許多猝然的沉沒  
浪花般消失  
掃墳時悄然記起

在內心城府幽深的王國  
關於島城的房間  
定格著一幅水彩

和童年玩伴放風箏的隴山堂邱公司  
當年的街頭畫家已不只所蹤

新舊歲交錯的風裡  
把蒙塵或生黴的旅行袋翻出  
拍打，曝曬  
從心之暗室  
黴的孢子  
在天地間擴散開來  
有些降落在蒲種  
雙威鎮，有的附在賀年卡上  
郵寄到年復一年祝福會發亮的遠方

浮生若寄  
我也有了不流動的理由

